

MENU

如歌似你



Arthur Phillips

[美] 阿瑟·菲利普斯 著

▶ 姚向辉 译

The Song
is You



重庆大学出版社



RUGESINI

如歌似你



Arthur Phillips

[美] 阿瑟·菲利普斯 著

▶ 姚向辉 译

*The Song
is You*



重庆大学出版社

Copyright © 2009 by Arthur Phillips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an imprint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歌似你 / (美) 菲利普斯 (Phillips, A.) 著; 姚向辉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3
书名原文: The Song is You
ISBN 978-7-5624-7930-7

I. ①如… II. ①菲…②姚… III. ①言情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8980号

如歌似你

RUGESINI

(美) 阿瑟·菲利普斯 著 姚向辉 译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李佳熙 版式设计: 何海林
责任校对: 刘雯娜 责任印制: 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蜀之星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7.25 字数: 198千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930-7 定价: 33.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献给扬，那还用说？

缪斯都是处女……而丘比特，他母亲维纳斯有次问他为什么不偷袭缪斯，他回答说她们那么美丽、纯洁，那么端庄和羞涩，而且永远聚精会神地……在编排音乐，所以每次靠近她们，他就会松开弓弦、关上箭囊、熄灭火把，因为她们让他害羞，唯恐伤害她们。

——《巨人传》3:31，弗朗索瓦·拉伯雷

A series of five musical notes of varying sizes and positions, arranged in a descending, curved path from the top center towards the bottom left. The notes include a half note, a quarter note, and two eighth notes.

目 录

序幕..... 1

冬..... 11

春..... 106

夏..... 146

秋..... 248

序 幕

朱利安·唐纳修的父亲迷恋比莉·哈乐黛的一张唱片。

他热爱她的音乐，从她的音乐还是时尚而非潮流（这是乐迷的区分标准）的时候就喜欢。一九五三年四月，他从军队休假，四天后他将前往韩国——天晓得，他把十六磅重的肉体献给了永远僵持的战场，说不定那就是最后所需的一丁点军事牺牲，打破平衡，力挽狂澜，克敌制胜。他搭火车从弗吉尼亚向北到纽约，在银河剧院观看偶像演出。你要是喜欢追踪历史地点的现状，不妨告诉你银河剧院如今是一幢三层楼的香蕉共和国专卖店，最左边更衣室奶黄色的墙上挂着哈乐黛的带框照片。

他花了比门票高得多的价钱，搞到三排正中间的位置，早早进场，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九十分钟，又是摇头又是叹息，半张着嘴笑得停不下来。《我的男人》一曲唱罢，掌声过后，全场近乎于寂静，只剩下窸窣声响，比莉在和乐队商量什么，她背对观众，淡金色的小腿、银色裙褶间的电线和黑色鞋子的系带相映成趣，他想也没想、

毫不犹豫地喊道：“《水边》！”渴望炽烈得吓了他自己一跳——“《我走过水边》！”

比莉扭头张望。“好像有人说？”她侧过身，带着喉音淘气地说，剧院里笑声此起彼伏。她转过身，上前两步，抬手挡住聚光灯，眯着眼睛瞅向前面几排座位。“是你吗？”她说的正是他。

“是的，女士。”

“还挺懂礼貌的，”观众起哄喝彩，“英俊的白人大兵，”她若有所思道。在他多年后的复述中，此刻的比莉微微浮空，女神冷静地打量着底下观众席上顶礼膜拜的他，他的双眼与她的双脚齐平，还不如孩子——完全是个崇拜者。“亲爱的，你要点歌？”

“哈乐黛小姐，我可太想听您唱《我走过水边》了。”

“说得好听，”她望着他，轻轻偏过头，对乐队大声说，“好吧，弟兄们，漂亮的南方大兵想听《水边》，就给他唱一首好了。免得他去告咱们的状，你们说呢？”

他后来经常琢磨，高高在台上的她，能不能感受到自己对他来说犹如女皇。“真的，任何事情。”他这么告诉他的第二个儿子（名字随了一位中音萨克斯手，首张专辑出版于这孩子出生前十年，在定下这个名字之前，他老婆已经否定了——不得不补充一句，第二次否定了——迈尔斯、查理、哈利、迪齐、珀西、伍迪、赫比、泰迪、吉米、莱诺尔、迪克斯特、莱斯特、温顿、瓦戴尔、汉普顿、公爵、伯爵、切特、奈特、汉克、萨德、玛尔、亚特、麦克斯、米尔特、比克斯、若昂和伊利诺斯^①），“朱利安，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

比莉数完节拍，开始唱副歌之前的词句，伴奏的只有钢琴：“离开市区……”真是难得，这段引子可以略去——绝大多数歌手甚至

① 都是爵士音乐家的名字。

不知道还有这段，绝大多数乐手从来不演奏这段——士兵希望哈乐黛觉察到他和别人的不同，比起不那么懂行的点歌者，她格外优待了他。她唱到叠句，唱到曲名那句，贝斯和鼓加入演奏，普通乐迷纷纷鼓掌——他们直到此刻才听出这首歌，一个念头跳进脑海：他乐于为她杀人。歌词里，她在水边等待，盼望爱人的船归来。她唱着渴望的音乐，在对他歌唱，就仿佛她期盼归来的爱人正是即将远赴海外打仗的他，这个念头在他胸中震荡，犹如刚刚击中目标的火箭：他愿意为她杀死他左边这个警官，愿意为她杀死右边那个年轻女人。他知道这个念头很奇怪。他并不热衷于暴力，但正如他后来说的，这就是他当时感受到的爱意。他被音乐提升到狂喜的巅峰，俯瞰人世，考虑要不要抹杀众生。

悸动过去。唱到第二个八小节，他终于可以静下来细细品尝这份馈赠，欣赏为他献唱的、这位真正的女人。她闭着眼睛歌唱。他望着她闪亮发梢间摇曳的木槿花，几乎能闻到香味。他幻想着在她生命中的某处找到一个他能扮演的角色，在她的黑人伙伴之间他会活得多么自在，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融入称职的经纪人这个角色，赢得尊重，和乐队痛饮美酒，度过辉煌的漫漫长夜，跟莱斯特·杨或吉米·罗尔斯交上朋友，他和她也许会走上空荡荡的街道，他用皮草披肩围住她的脖子。他们互相偎依，走到街上唯一的路灯底下……他悄声说个笑话，比方说某位乐手朋友长得像短腿猎犬，伴着她温柔的笑声，她的双手抱住他的上臂，压紧他的袖管……今夜在舞台上，她唱的是“星光满夜 (stally)”，像是她忘了歌词里是“星光满天 (starlit)”还是“漫天夜星 (starry)”，于是自己生造了一个词。

她唱到过渡乐段，他琢磨自己能不能学个乐器，跟着她浪迹天涯，他担心她持续使用麻醉品的传闻是真的，他还知道这首歌——他的

歌——已经唱完了一多半。倒不是说他没听清——他听到了她的每次呼吸，脚踏钹和响弦鼓的每次轻响，贝斯手的左手顺着乐器后颈上下移动，仿佛一只犹豫不定但侵略好斗的蜘蛛，奏出的每一下深邃重击和木质敲击声也听得清清楚楚——但歌曲没有把他送进茫然的出神境界，而是激发了各种各样的疯狂念头。他幻想这首歌在派对或婚礼上奏响，幻想孩童和宽阔的前院，幻想“和你不无相似之处的男孩”——他这么告诉朱利安。他想着在纽约慢慢变老或者在韩国早早死去，想着学习演奏爵士乐或者在战斗中脱颖而出，拯救整个连队。她结束了独唱部分。

中音萨克斯手上前吹奏十六小节乐段。不是陪着比莉录制了许多经典唱片的“总统”莱斯特·杨，也不是替代莱斯特·杨加入老贝西乐队的保罗·昆尼雪（他的外号是“副总统”，因为他能惟妙惟肖地模仿杨的音色），而是昆尼雪的模仿者。这位模仿者的中音萨克斯手被某份爵士乐杂志冠以“白宫发言人”的名号，这让朱利安的父亲很不高兴，因为他觉得连盖茨、柯恩和希姆斯都比这家伙强，坚持认为他顶多只算是“农业部长”。

比莉在过渡乐段重新加入，唱出叠句。一曲唱罢，她睁开眼睛，朝着第三排微笑，使个眼色，向印象中乐迷所在的位置送上一个飞吻，但聚光灯从上方直射，她看不清楚，因此这个吻向左稍微偏离了目标。

右边的女人转向他——灯光照得哈乐黛头晕目眩，而哈乐黛让他头晕目眩——仿佛歌手在他脸上的倒影吓了她一跳，她觉得自己也变得头重脚轻了。她顿时隐约爱上了这个那么爱着歌手的男人。“你啊，”她后来用带着法国口音的英语对他说，“一张脸那么开心，但片刻之后，又变得那么哀伤。”（每次被朱利安发现他单独一个人坐着，以为没有人在看他，因为痛楚或回忆而愁眉苦脸，他就会打趣道：“悲

伤的脸，哦，太对了，她们就爱这张悲伤的脸。”)

他和那女人共度当晚，第二天也是，第三天还是。他有心想擅离职守一周，甚至从此失踪，但终究还是按时登上火车，前往战场。抵达战场一个月左右、负伤仅仅几周之后，战争就结束了。他动了几次手术，先是为了保住那条腿，继而要限制感染范围，接着是保留足够支撑义肢的残桩，最后为了保住性命，不得不完全截肢。“他们一片一片地切掉我那条腿，就像切萨拉米香肠。”他喜欢这么说。“我说啊，萨姆，”他会学着优柔寡断的家庭主妇对肉铺老板那样说，“还是来一磅好了，今晚有客人。”

最后一次手术结束，还得继续动手术的阴影尚未消散，某天清晨，他在日本的陆军医院里醒来，见到了一件礼物。护士在病房里装起一台唱机，调到三十三转，把唱片封套靠在唱机背后的墙上：比莉·哈乐黛的特写照片，她举着一只手，用优雅的手势阐述什么歌词，她闭着眼睛，嘴巴张开，仰着脸，一行灰色小写字母标着：黛女士在银河剧院。

当时他惨叫得震耳欲聋（余生中他时不时还会这样），偶尔有一两秒会听不见别人在对他说什么，因为集中精神需要他克制自己受苦的声音。就像这次，他只听见一名护士说：“——从巴黎来的。”法国女人把这张唱片送到韩国，朱利安的父亲一直没有机会通知她他受了伤并被送到了日本，这份礼物（她父母的昂方路居所附近有间唱片店，她在橱窗里见到这张唱片，惊讶地听了一遍，然后用黄纸打成包裹，还垫上了稻草防震）跟着这个在行程中一片一片地丢掉一条腿的士兵周游亚洲，先是前线附近的帐篷，接着是首尔和东京，终于来到这个大雪纷飞的城郊。

他站不起来，也不能动，于是护士开始播放 A 面：《紫罗兰配皮

草》《乐于忧郁》《那双眼睛》和《我的男人》。《我的男人》正是比莉接受他点歌之前唱的那一首，他躺在床上，在十二月里汗流浹背，头发像新生儿似的贴在脑袋上，内衣透湿发黄，两片嘴唇摩擦蠕动，又一场高烧折磨着他。“……不管我的男人是什么样，我都是他的，永远是……哎呀，这可真好。谢谢你。”掌声雷动，尽管病痛入骨，听着掌声逐渐小下去，他还是有冲动想高喊“水边！”掌声渐渐退潮，化作泡沫，继而消失。唱臂飘过深黑色的空间，走向厂牌的标签：两只黑鸟停在电话线上，变成两个音符。嘶嘶声结束，唱臂回到原点，唱片停止转动，他哭得像个孩子。

他拼命召唤护士来给唱片换面，当初躺在柔软的土地上，看着碎裂的骨头张牙舞爪时呼叫救护兵都没这么拼命，喊着喊着他就睡着了。晨光中，他再次醒来，吗啡和高烧让他梦到了法国女人，耳边响起《比莉的布鲁斯》，是《我走过水边》之后的那首歌。“早上好，士兵，”新来的护士说，“你不会反对听点音乐吧。再说，开开心心享受一个钟头永远没错。”她说着换了一袋吗啡。《暴雨天》《细柳为我哭泣》和《纽约的秋天》，B面结束。他们截掉了他的过去，不但他的声音，甚至是比莉唱他点的歌曲。他禁止护士再次播放这张唱片，他扔掉了随唱片寄来的信件——里面温文尔雅地提到了“一场难忘的音乐会”。一个护士把他禁止播放的唱片带回家，很高兴能在鸟不拉屎的日本听点新鲜的音乐，播放的次数太多，终于灌满了护士的耳朵。她时不时地哼唱上面的歌曲。

一两周后，护士值班时在他的病房里用口哨吹起《我走过水边》，他醒着，闷闷不乐地说：“这是我最喜欢的歌。”护士在一个词的半中间从吹口哨换成唱歌，“一边”，她又唱了几句，有点跑调，模仿哈乐黛那难以模仿的颤音，他心里一阵骚动——不是爱，只是某种

暖意，不是因为她，而是她释放出的东西。

第二天，护士把唱片带了回来。他醒着，面对窗户，前面的护士按计划帮他侧过身子，以便促进血液循环。护士把唱臂放在B面开始处，他没有看见。唱机嘶嘶作响，随即响起掌声，他听见背后传来自己的叫声：“《水边》《我走过水边》！”接下来剪掉了一小段，然后比莉使劲清清喉咙，钢琴奏响第一个和弦。“从头重新放。”他对着枕头和湿漉漉的胳膊说。“可是宝贝，这才刚开始啊。”护士答道。“求你了。”他说。他又听见了自己的叫声，那声音发自一具完整的躯体，响彻那声音曾经拥有过的每一条肢体。他们把他保留在了唱片上。他的声音很重要，对于再现那段体验——永远无法重复，哪怕只是小规模地重复——必不可少：二十个月之前的银河剧院，一个四月的夜晚，他在那个时代（多年后他对朱利安这么解释，在一九七三年唤起了孩子对一九五三年偏颇的想象）的男男女女之间，深深爱上了比莉·哈乐黛（对于孩子来说，她是歌剧角色或国父华盛顿一般的古老人物，形象模糊），而且身边就站着他未来的妻子，只是自己还不知道，三分十九秒（加上他和歌手的对话）后你将遇见她，随后你将不得不和她分开，随后你的一条腿将被炸烂，一片一片从你身上被切除，连同你对欢乐的信仰一起被带走，直到你再次听见她的声音，彼时你身处医院的病房，隔着脏兮兮的窗户和铁丝网，望着暗褐色的雪景、暗褐色的天空和附近工厂飘来的如云黑烟。

这张唱片他搜集了许多份。朋友在欢庆和哀悼的时候送给他当礼物。妻子又给了他两张。他把多余的送给值得交往的朋友，赠予军队里的伙伴。他经常播放这张唱片，在各个纪念日（四月那场音乐会，六月的婚礼，妻子早逝的那一天）播放。后来这张唱片绝版多年，爵士从流行音乐变成了仅供品鉴家享用的门类，他的这张唱片只剩下了

两份。

后来，朱利安已经记不清父亲做了什么让他那么生气，也记不清他想给老先生什么教训了。肯定是为了父亲好——朱利安记得这句野蛮的咒语如何扰动他的青春心灵。他大可藏起那两张唱片，或者卖给还能赎回来的什么商店——但这只是日后的懊悔罢了。但是，关键就是要让父亲亲眼看见——原因他已经想不起来了——让楼上坐在高窗口轮椅里的父亲看见那两张唱片落进火海，看着火焰熔化黑胶，点燃封套，封面上仰着脸的比莉·哈乐黛特写吐出火苗。

说朱利安毁了父亲或许有点夸张，但说父亲看他的眼神就像他从没干过这种事又有点过于宽容。在这场罪行和经典爵士通过 CD 复活之间的年月里，后悔的朱利安一直在寻觅这张黑胶唱片，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和父亲也总算达成共识，说到朱利安过世的母亲，不会自然而然地带出——或者口头提起，或者陷入沉默——他焚毁了父亲最宝贝的她的纪念物。

买下鸟站电线厂牌那些唱片的公司用 CD 重新发行了两张比莉·哈乐黛的演唱会，冠名为《夏日哈乐黛》。在此之前的那些年里，朱利安跟随错误的线索，买了好几场其他演唱会的录音和《水边》的录音室版本，甚至还有女装男歌手模仿的哈乐黛唱片（《我是比莉！》石墙唱片，1979）。他没有让父亲知道他在悄悄寻觅那张黑胶的替代品，总是单独听唱片，免得父亲失望，但父亲不巧在朱利安的房间发现了最后那张，朱利安某次回家时发现父亲正在听，显然认为朱利安是存心留给他听的，是个恶毒的玩笑。朱利安搬出一堆买错的唱片，父亲见了哈哈大笑，逼着他答应以后要一起拆封听唱片。

于是就有了《夏日哈乐黛》。一九八五年，朱利安从电影学院回家，带着一张没有拆封的 CD 和 CD 播放机，放在父亲的旧音响上面。

他把最新发现的猎物，一个扁平的长盒子，拿给父亲看。“看着很像。”朱利安说。父亲读着页边的说明：现场录音，明尼阿波利斯州立剧院，一九五二年及纽约市银河剧院，一九五三年。第十四首：《我走过水边》。

朱利安一言不发，笨手笨脚地把 CD 机连上古老的音响，忙得满头大汗，音响却只发出机械的咔哒声。他跑了一趟城里，买来必需的连接线，又跑了第二趟，找了两家商店才买到罕见的金质转接插头。两次回到家，父亲都没有动过地方，未拆封的 CD 放在大腿上。父亲默默地看着那双手，朱利安每次接错线缆或者被突出的钉子扎破手指都要毫无想象力地咒骂一声。

他不让朱利安跳过第十四首之前的曲目，连跳到第十首——银河剧院的第一首——都不行。他们先回到三十三年前的明尼阿波利斯，听完整场演出，一个男人大喊“《上帝保佑那孩子》！”比莉答道，“好呀，亲爱的，这主意不错。”朱利安看着父亲的脸，听了一场半演唱会。他还希望感觉到什么呢？要是戴着大耳机的调音师修复了完整的对话，让鸟站电线厂牌的历史录音重见天日，就能让父亲享受到有妻子、两条腿和光明未来陪伴的那段短暂的美好时光吗？朱利安望着父亲，父亲闭着眼睛，但无疑醒着，因为他在揉搓大腿根，右半边身体的地理尽头（“无望角”，这是他的叫法），这个动作是出于紧张，但也是为了缓和永远存在的痛楚。父亲似乎没有变得更加激动：第十三首《我的男人》唱罢，掌声响起，蓝色的数字十四出现在播放器的屏幕上，雷鸣般的掌声没有中断，掌声栖息于他自己双手发出的声音之中，那是他的激动，他的爱意，此刻他爱的是歌手，很快将改变方向，涌向未来的妻子。

朱利安儿时的客厅里，地上两个黑箱子发出的声音中，他过去

的举动和父亲的历史正在等待，等待得到最新的一层意义，或许也是最后的意义。如果朱利安的行为还有可能得到宽恕，而不是成为无法撤销的残忍伤害，那么这就是决定性的时刻了。如果音乐真有可能恢复失落的过往，那么这就是那个时刻了。救赎！我们确实渴望救赎。但音乐不一样：我们不需要救赎就能宽恕歌曲。我爱的那个还能回到我身边吗？

冬

地面控制呼叫汤姆少校：

开始倒数，引擎点火。

——林肯—水星汽车广告

1

朱利安·唐纳修这代人是便携耳机音乐的先锋，他从十五岁开始，不管去哪儿都带着日常配乐。二十三岁，他刚到纽约，在布鲁克林高地散步道游走，把自己当成探险者，用时间和随身听征服这片土地。他迷上了曼哈顿的天际线，就像初次光顾妓院的客人爱上一位久经沙场的熟手。黎明、黄昏甚至最漆黑的深夜，他对着黑黢黢的东河端详她的倒影，每一团带着光晕的亮光——来自高楼大厦，来自布鲁克林大桥延伸段那懒散伸展的蜘蛛长腿上的溢彩珠串——都蕴含着某种含义，只有听着音乐和歌词中的密码才有可能理解。开始播放，随身听，弹起，倒带，让我听个够。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导演一个电视广告，结束后的那天夜里，朱

利安坐在秋日的微风中，听着随身听里的迪恩·维勒曼，他望着曼哈顿，深深吸气，像是刚从深海浮上水面，他不禁觉得自己这辈子不可能再这么开心了。这份欢欣让他浑身哆嗦，激动得达到了极限，这份欢欣是渴望，但渴望什么呢？真爱？妻子？财富？音乐说得没那么清楚。这些强而有力的歌曲里大部分都有“爱”，但周围的一切——音乐、亮光、时节——暗示着不止如此，因为朱利安渴望的就是渴望本身，这似乎有点违背天意，但确实满溢了他的内心。他感到自己的神经末梢悉数打开，于是学着阳光下的向日葵，对着全世界张开怀抱，欲望却无法得到释放。他绷紧躯体，向前伸展，却没有任何目标，可他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都不知道，直到自己证明了这一点。

因为多年之后，尽管已经得到了所有这些——爱情、妻子、家、成功、孩子——但他还在渴望，依然如故，此时他听着那些同样的歌曲，不过换成了CD随身听，很容易就能从头重新播放，不用担心被倒带破坏兴致（不过电池没电的时候，转轴会呜呜空转）。他再次感觉到了那一切。他掀下播放按钮，渴望仍旧存在。

刚结婚的时候，朱利安担心过万一婚姻提前结束——瑞秋身故或不贞（对，他在知道之前就想象过了，也许想象得过于历历在目就是原因）——他对某些特定歌曲的感受会不会改变。他作好思想准备，打算为瑞秋放弃音乐，这是爱的代价，是撕掉的门票：不管婚姻成不成功，他觉得自己都永远回不到音乐上了，老歌或者会被承诺吸干，或者被记忆堵塞。

但他错了，音乐比音乐激发出的情绪更加持久。听着黑胶唱片、磁带和CD，婚姻即将腐朽，化为各种组分——赡养费和唇枪舌剑——那些歌曲令他震惊，恢复了他在遇到瑞秋之前的全部含义，就仿佛